

□ 安庆地理

东阁司阁

李传玺

2017年4月下旬，省委统战部开会，传达省委文件，部里新加了个帮扶村——望江县华阳镇司阁村。一听这名字，我突然有种冲动，想报名，于是这边一散会，我直接对部长说，我想报名。她很惊诧，你报名？是的，我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冲动？“宏大叙事”有，但也有几个个人因素。

谈恋爱时，现在的爱人就对我说华阳。她省农机校毕业实习就去的华阳河农场，说了那个地方美，那个地方人好。这个华阳镇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呢？何不去看看那么个地方何以到现在仍然贫困。来了之后才知，不是一个地方，但有关联，这里是华阳河入江口。第二个原因是一个老人的一本书《往事如烟》。这个老人叫黄存厚，抗战时在国民党军报《和平日报》当记者，曾报道了马当战役。世纪之交，他送了本书给我，从中我读到了马当对面有个华阳镇。噢，原来这里还曾是抗日战场。那我得去看一看。第三个原因是编《徽州古村落》的“后遗症”。编写过程中，只要一有空就往皖南跑，我发现每个村子都有讲究。按照这个思维定势，看见司阁这个名字，如此古雅，肯定有文章。

我们是4月底报到的，5月初，因为手里工作还没交完，迟了一个星期才来。工作队同志先来，我曾吩咐他们，去时，先把这个名称来历给我弄清楚。当时曾上网搜了下司阁，发现竟然还有“老街”，于是也让他们把这个老街状貌拍发给我。在这样一个大江边，又是华阳河与长江交汇的地方，如果有老街，有司阁的“阁”，何不做做旅游的文章。他们来了两天后，给我回电话，老街没有，阁也没有，何以叫阁，你自己去调查吧。

来时是春末夏初，天黑得迟，吃过晚饭那段时间就去江边散步，遇到一些老人就同他们谈天，逐渐了解了历史上的华阳街。从现在华阳镇十字街到江边确实有条老街，后来建华阳轧花厂拆了，华阳河原来入江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直直汇入的，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边建了华阳闸然后取直的，原先它是贴着老江堤悠悠地绕了两三公里直到司阁五组那里才融到长江中去的。就在这一段江堤，清朝建了水师衙门和一条河街，水师衙门管理从九江到安庆这一段的江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安徽省会那会儿还在安庆，就把原在六安的三农学校迁到这里办了所水产学校，老百姓口中称之为水产大学，1947年2月建到1949年2月解放军入驻，正好一届，就此解散。河街那会儿可热闹，太湖宿松潜山岳西等地山里货从此顺江销出去，对岸虾鱼坂甚至更远的东至以及江西山里的东西也会泊过江到这儿来交易。

仍住在老河街坝上的陈天福老人今年九十好几了，上学时正好日军占领此地，他就是在日军办的小学里开始读书的，他说自己现在还能听懂抗日剧中有有的日本话，他曾指着对我说，那里是日军的炮楼，那里是火神庙，那里是老胡家的糟房，那里是国民政府在这里办的第一所小学，那里的人江口当时是长江上的大码头，由于江水和河水相互激荡，特别是雨季，河水急奔，江水顶托，江堤常常出现险情，1954年溃坝就是从那里撕开缺口的。而从地形上看，在河江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尖尖角，那个边上住的都是姓司的，于是就叫成了司家角。不知后来人们怎么简化成了两个字，又附庸风雅把个角字同音转化成了这个阁字。

我被它忽悠来了。而离司家角东边一两里远的东阁，是不是就是司家角东边长江边的另一个拐角呢？司阁能如此雅致，东边角何以不能呢？

华阳河取直后，入江口的这个角也就渐渐荡平了，每年到六七月份，长江一涨水，水街就不安全，那时也没有什么旅游意识或者对古物的保护意识，1998年大水后，不管有没有反对，一律拆除，于是河街没有了，如今只剩下老胡家的后人还在那儿坚持着做挂面。后来，这一带江边重新修了水泥江堤，司家角也好，东边角也好，都取直了，角更是一片影子都不存在了。

但毕竟江边司角东角的人们的日子过得更踏实了。

前年当我了解了这一切后，顺着当初做旅游文章的设想，一度萌生了开发江边旅游的念头。

望东长江大桥建成后，一过江北岸，华阳道口一下，便到了司阁的大江边；如今从县城开通了直到司阁江边的公交。这些都给人们来江边旅游带来了方便。站在长江大坝上，虽然对岸是巍巍的群山，但一片辽阔的江滩和沉雄阔大的江流，会让你的心胸一下也变得很阔大豪迈。而这片江滩和这一带的江流也很有历史感。鲍照写《登大雷岸与妹书》时，心中装的就是这个江边；桐城方苞的五世祖方法，步方孝孺后尘，绝不应朱棣诏，被从四川押回来就要登岸时，纵身跳入了大江，后来他的衣冠冢和祭祠就建在江边，这两天有人告诉我说，祠堂就在华阳轧花厂里，因建厂拆了，有一段墙就是用祠堂老砖建的；那个赫赫有名的学者洪亮吉就是从这里登岸，然后冒着大雷雨去会那个钱痴和书痴倪模；同时期在这里登岸的还有状元赵文楷和书法大师邓石如，一个回太湖老家，顺路去劝学生倪模为官以解决生活的困窘，一个去拜方法的墓，以汲取方法那份大丈夫的慷慨悲歌之气，然后充实到自己的书艺中；到了近现代，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都从这里上岸来检查工作；渡江战役时期，秦基伟兵团的突击战从这个河口发起，那一截老河藏的是解放军的渡船，河岸边的柳树林中藏的是解放军的火炮。而我们假如登上船向对岸驶去，武汉保卫战争的序幕是马当之战，马当之战又是从对岸的香山和长山开始的，国民政府的海军陆战队在长山上顽强阻击日军，炮兵曾击落日军的飞机，是马当之战打得最血性的部队，从东至方向飞来的战机，曾击沉在此参与围攻的日军舰艇，如今，从香山长山到马当一带的山头上，还完好保存着当年抵抗日军修筑的掩体战壕和指挥部。而暗流涌动的江水中，除了那日军飞机和舰艇残骸，还有国民政府于水下修筑的拦截日军军舰上行的数层横江阻塞线……

千万不要小看了东阁司阁。何不来看看。

假如你愿意来司阁东阁，来听听这一切，我将非常乐意给你当导游。

□ 儿女情长

老屋

方武

老屋在我家楼房的正前方，分前、后两重，前重三间，后重七间，现仅存四间。

后面的老屋，刚兴建时是三间小房，后来小房住不过来，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再后来，我们弟兄三人相继出生，父母亲拼命劳作，他们心中有一个念头，力争让我们三人长大分家时每人能有三间房子。父亲做缝纫工，不分日夜地干活，哪怕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块石头也要捡回家留作打屋基用，母亲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仍然挑灯夜织。

我们分家时，我和老二得五间，即每人两间半，老三分两间搭余屋一间，共三间。父亲母亲无立足之地，怎么办呢？大家商议，共同给父母搭建，我们东挪西借，去信用社贷款，终于让父母亲有了简陋而温馨的家。这三间土砖瓦房里曾经洋溢过欢乐的笑声，我们弟兄三人的孩子都是在这小屋成长起来的。如今他们都相继考上了大学，为家族争得了荣耀。

1998年，家乡发大水，我家种的水稻快要收割时，稻田却被河水淹没了，母亲看到儿子们辛苦劳动的汗水快要成泡影，心像被刀割一般，每次到河边看到浸泡在水里的稻穗，回家都要伤感一场。本已身患高血压病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人也

更憔悴。农历闰5月11日，我清早就到中心学校批改期末试卷去了，刚吃完早饭，中心学校一老师告诉我说：“你家打电话来了，叫你回家，你母亲病了。”我一听，便感觉到要出大事。当我踉踉跄跄跑回家时，看到母亲躺在老屋的床上奄奄一息，任凭我呼天抢地呼喊，母亲也没有声音，我注意到她的眼角有着泪珠，我知道母亲多么不舍我们啊……

母亲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去世后，张家出去做工时小孩无处放了，李家缺了柴火无处借了，王家门前衣服掉在地上没人捡了……我们全家更是悲痛欲绝，尤其是父亲，长期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后不幸患了肝癌。我把家里粮仓里的稻谷卖掉了，为父亲治病。

我把过去对母亲的所有歉疚化作孝心，全部倾注在父亲身上。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我日夜在老屋陪护着。他知道我参加自学考试，就不停地嘱咐我：“手握红笔教书，别耽搁孩子的前程啊！”我一边侍候生病的父亲，一边挑灯夜读。每当我拿起书本时，父亲总会忍住疼痛，不发出一声呻吟。我没有让父亲失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完了汉语言文学所有的课程。

现在，每当我走进尘封的老屋，许许多多往事便历历在目，父母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我眼前。



乡村小景 张健 摄